**一位精神科名醫 最赤裸告白 撰文者：李光真商業周刊 第1273期 2012-04-16**

**這是一段被刻意遺忘的回憶，從年少隱藏至今。**

**直到五十歲後的今天，他決定徹底面對，自此放下。**

**「每一個精神科醫生，背後都有一段傷心往事。」他突然蹦出這句話。**

**採訪王浩威，本來希望他以專家身分談回憶的力量，但一句淡淡感言，令我們驚訝，也意外揭開了這位名醫的內心世界。他是台灣最負盛名的精神科醫師，一小時五千元的頂級自費門診，在可以俯瞰大安森林公園的優雅診所裡，出入盡是政商名流。**

**他的蛻變，起自於父親的突發死亡**

**這位患者仰賴的醫者，卻也曾深陷心靈困境。在早期作品中，他描述自己「隱入了漫長的憂鬱」，也不只一次湧起「從樓頂縱身一躍，就這樣飛走」的衝動。不只一位朋友形容，儘管認識王浩威許多年，但對他真實的世界卻仍然「諱莫如深」。現在的他，眉宇間雖還保有一點沉鬱，不過開懷大笑的時候多了，多年不見的老友，常會對這連串的響亮笑聲驚詫不已。**

**他的蛻變，起自35歲那年，澳洲墨爾本機場，一場突發死亡。**

**1995年新年假期，在南投深山布農族的狂歡會上，王浩威的BBCall突然響起，極少打電話給他的姊姊，連環急Call，他到半山腰找到公共電話，電話那頭傳來噩耗：「爸爸走了，你快回來！」三天後，他趕到七千公里外的墨爾本，與姊姊、哥哥陪著母親，等待父親遺體火化。極少出國的父親，在出關時心肌梗塞，當場去世；王浩威看著爸爸遺體，心裡一片空白，但，母親的一席話，卻令他更為震驚。**

**「媽媽說起往事，提到當年爸爸車禍後，整個人都變了，暴躁、多疑，只要她晚歸就罵她『偷客兄』。」媽媽說，那時全家氣氛緊繃，連走路都靜悄悄的，深怕被爸爸聽到，又要發一頓莫名的脾氣。**

**「這是什麼時候的事？為什麼我全不記得？」他吃驚。當了這麼多年精神科醫生，從來沒想過自己生命中竟有這麼一大塊失落的環節。那一片消失的記憶拼圖，藏到哪裡了？**

**失憶（8～12歲）**

**「被你遺忘的，往往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。」這是精神醫學大師榮格（Carl Gustav Jung）對於記憶追索的名言。**

**回憶，帶著王浩威回到闊別多年的老家，南投竹山。王家在竹山是大地主，畢業於台中師範學校的父親，年輕時是風流的「黑狗兄」，也活躍政壇，是省議員的大樁腳。意氣風發的父親，不滿足於只當一個國小老師，於是自己開紙廠，用竹山盛產的竹漿做冥紙，經營順利；在鎮上開漫畫店的母親，也是附近村子首位考上台中女中的才女。父母都是知識分子，鎮上罕見。在父母呵護下的王浩威，是個暴躁的小霸王，他拒喝昂貴的牛奶，堅持要米乳；兩、三歲時就在漫畫店裡「霸」著新到的漫畫不肯放，讓一票中學生圍著他跳腳。**

**這樣的快樂歲月沒有維持太久。小學三年級，父親車禍瀕死，母親帶他們去醫院，看到病床上整張臉脹得紫紅而變形的爸爸，四歲的弟弟嚇得大哭逃走；他也記得救護車的呼嘯聲，將意識模糊的父親送回家休養。之後，他對父親的記憶一片空白，直到初中。**

**消失的四年，父親哪裡去了呢？**

**原來，創傷的痛苦，可以徹底抹去一個人的記憶。**

**一場車禍，讓英雄父親成了陌生人**

**原本是被判定「救不活」的父親，幸運活下來，卻變了一個人；從王浩威心目中的英雄，變成了令他畏懼的陌生人，弱小而無助的他，選擇不認識父親，把這一切遺忘。母親說，父親車禍後性情大變，跛腳而自卑多疑，當時母親要照顧父親、孩子、工廠，還要去中南部金紙店推銷，雖然員工很有義氣沒有離去，但品質不如以前，經營得非常辛苦。母親晚歸時，父親的怒罵應該是激烈刺耳的。**

**為什麼這些他全無印象？**

**父親的掙扎他不記得，但母親歇斯底里的「感情勒索」，他卻揮之不去。**

**當時姊姊哥哥已離家讀書，他要負起照顧弟弟的責任。但有著所有「過動兒」症狀的他，總不時出些小亂子，偷過爸媽的錢、為了烤番薯差點燒掉整片竹林、不寫功課，被罰趴在教室中間爬行……。一次次，惹來母親的抓狂打罵。**

**許多次，母親的竹鞭伴著嘶喊，像暴雨一樣落在他的瘦小身軀上：「家裡都這樣了，你怎麼還不學好？」「你就是要折磨媽媽是不是？」甚至痛哭著向他下跪，「求」他乖一點。**

**小大人被迫早熟，種下不快樂種子**

**「這已經不是怕，而是不知所措，強烈的不安，」他回想當時的惶惑，「原來自己永遠不是他們滿意的，永遠不值得信任，是他們的負擔。」他像是個被迫早熟又無法達到要求的「小大人」，一方面一直努力，另一方面，不管別人怎麼說他好，他還是不敢自我肯定，人生從此種下了不快樂的種子。**

**父親從記憶中重新浮現，是在四年後。**

**逃家（13～14歲）**

**13歲，身高不到130公分的王浩威，拿著一張上面寫著「請照顧」的議員名片，在一票難求的火車站，擠在一群大人中間，一直跳一直跳，希望搆到窗口，買公務票到台北。一顆心因為終於可以離家而雀躍。**

**先前父親帶他到台北參加私立延平中學初中部考試，考上後他興奮的隻身北上。台北一點也不寂寞，他和就讀輔仁大學的姊姊、師大附中的哥哥，住在父親為他們買的台北市泰順街一樓連同地下室的房子，過著快樂的離家生涯。**

**延平中學非常嚴格，國文解釋錯一個字就要扣分，死背死記，是他最痛恨的學習方式，但他好強，就是想要贏別人。**

**開心北上求學，因病被迫轉回竹山**

**他完全融入台北生活，功課好，人緣好，每到星期六下課，他就帶一票同學來師大路比賽吃「碗公像臉盆一樣大」的牛肉麵，吃最慢的付錢，還非得點「滿江紅」（大辣）才顯得氣魄。即使沒有父母照顧，但脫離家裡不愉快氣氛的他，像放飛的鳥兒般快樂。**

**再一次，快樂時光還在興頭上，就已經結束。國二上學期，一場老是好不了的感冒，被診斷出是慢性腎臟炎，他不得不轉學回竹山。**

**這時父親已復原大半，母親可以緩出手來照顧他；雖然他還是不敢親近父親，但家裡的氣氛已逐漸正常。就像車禍改變父親，腎臟炎也改變了他。以往很衝、很「牛」的他，變得敏感而脆弱。他最記得兩件事，一是雖然在家養病不能上學，他的功課仍然全校第一，被同學譏諷「躲在家裡偷讀書」。二是，除了服用類固醇，他還要每個月來台北的仁愛醫院回診，大清早離家，到台北時已近中午。當時年輕人得腎臟炎的非常多，他等著看檢驗報告時，常常聽到病友中誰已經「走」了，誰又惡化不能來了。**

**有次驗出三個半「價」（尿蛋白的單位），比前次少了半價，王浩威高興得要命，但晚上搭客運回竹山時，看著因大雨而模糊一片的窗景，突然一股沮喪湧上心頭，「少半價就讓我高興那麼久，這樣的人生，到底有什麼意義？」兩年腎臟病，不知如何竟痊癒了，他努力揮別死亡陰影，帶著忐忑心情開始新人生。**

**「弒父」（17～25歲）**

**考上建中後，他第二次離家。為了彌補上次失去的，他什麼社團都參加，整天泡在「建青社」、「三民主義研究社」裡，開始接觸存在主義與社會主義思想。**

**對自艾自怨的父親，心生嫌惡怒火**

**他是班上的風雲人物。但是有一次做壁報，忘了是什麼事情沒做好，他試圖解釋，同學卻冷不防的冒出一句，「王浩威，你別老是裝出一副可憐樣，要別人同情好不好？」**

**一句話讓他抓狂，忿忿爭辯了很久。國小時就被迫長大的「小大人」，嚴格要求自己懂事、承擔，「自憐」是他最痛恨的事。因此，當他看到父親自艾自怨、怪這個怪那個，「為自己的無能找藉口」時，嫌惡和怒火就加倍燃燒，令他無法忍受。**

**這一次父親的怨，不是起於無常的意外，而是驟變的大環境。**

**先前父親生意做得不錯，想升級做包裝紙廠，地方大老都加入集資，沒想到緊接著卻碰到石油危機，兩年後工廠倒閉，當初藉著權位向地方銀行貸款的政壇人物，看到苗頭不對都「閃」了，只有當總經理的父親最傻，背了一身債，在小鎮無法立足，幾乎落荒而逃。當時他不能理解這個債務多恐怖，直到父親過世，他才愕然發現，父親每月的薪水仍固定扣一部分去還債；甚至2009年，因為父親背書的舊債被追到，母親和姊姊的戶頭還被銀行凍結，即使銀行最後讓了一個很大的折扣，他們還是付出近百萬元。**

**玩社團「玩瘋」了的王浩威，對家中劇變渾然不覺，直到父親決定賣掉泰順街大房子，他才發現事情嚴重。高二下，在填交選組志願表的那天清晨，姊弟倆一起等公車，姊姊拚命「諄諄教誨」，幾乎是哀求的說，「你要讀醫，家裡將來都要靠你了！」本來是文藝青年、不屑當醫生，他到學校掙扎很久，終於在最後一分鐘改填丙組，也改變他後來的人生。**

**升高三那年暑假，父母帶著弟弟遷來台北，一家人擠在永和菜市場暗巷裡的小公寓，父親失業很久後，才經朋友介紹去台中任職；母親幫傭住在別人家裡，之後在菜市場租攤賣金紙，兼當保母。**

**自覺像上流人物，對父母引以為恥**

**父母北上後，再一次，家的窒息感籠罩，父親回家總擺著一張臉，數落當初對不起他的親友。「他也不是罵，但就是那種怨，那種bitter（尖酸苦澀），」父親的落魄憤嫉，讓王浩威痛恨不已。**

**17歲，新鮮而激昂的靈魂燃燒著，在學校，他的知名度日益上揚，但父母的社經地位卻直往下落。展翅欲飛的鳥兒，卻被家裡泥淖般的低氣壓層層綑綁。他自覺像上流人物，父母卻失業、幫傭。巨大落差，讓少年內心無法處理，唯一方法是逃開。藉口要拚上醫科，他每天天未亮就出門，再搭最後一班車回家，同處一個屋簷下的父子，心靈的距離卻像南極到北極那麼遠。**

**拚了一年，王浩威從班上倒數五名內拚到前十名，考上私立高雄醫學院，七年學費都靠著助學貸款支應。高醫的人文與社運風氣很盛，他藉著寫作和參與社會運動，找到寄情的出口。當時父親已進入台北婦幼醫院當起小公務員，母親也一併進去當工友，他自認是風雲人物，仍然對這樣的父母覺得羞恥。**

**「高醫七年，我從來沒有邀請父母去學校。」甚至，畢業前，他進入婦幼醫院實習，和父母同在一棟建築裡，他還是一心想逃避，不願被同事發現自己是「總務室王老師（因父親曾當過老師）的兒子」。以外人眼光看，父母的一生或許有起伏，但父親不賭博、不酗酒、沒有家暴也沒有外遇，他為什麼不滿足？**

**「這就是青少年的自傲與自卑吧，」他說，「在我小時候，還不知道現實的時候，他們是那麼的完美；等我開始可以判斷時，他們卻變得那麼不堪。我沒有辦法找到中間地帶。」他坦言，這是落差造成的誇大反差，那些從小就靠自己的梟雄型人物，可能變成「無父之人」，但他卻是一種「弒父」，把童年理想中的完美父親埋葬掉，現實中的父親不夠好，他要取而代之，成為「代父出征」的人。**

**「因為我對父母期待那麼高，所以對自己也有很多莫名的要求，」他說，畢業後他去花蓮慈濟醫院四年，那也是一種「逃家」，離父母越遠越好。**

**又因為「不想讓對方知道我家是誰，不能讓對方進到我的世界裡，」女朋友交到一個程度，他就開始逃避成家的承諾，總有辦法讓對方抓狂並提出分手。**

**與外在世界衝突變多，甚至想自毀**

**「沒有中間地帶」，也反映在他的待人處世上。**

**33歲時，以詩集《獻給雨季的歌》成為文壇新星的他，文字浪漫善感，但現實中，他卻嚴苛、理性。早年高醫的學弟妹當住院醫師碰到他還會嚇一跳，「因為我很『兇』，非常嚴厲，會讓他們壓力很大。」他說，那時自己看事情是「二元對立」的，譬如說他不能允許自己放心玩樂，「快樂就是代表不夠認真，」內心緊繃，與外在世界的衝突也多。衝突的高潮，發生在他在花蓮慈濟醫院的第四年。因為聲援一場黨外人士的競選活動鬧上媒體，他和院方出現扞格，知道自己非走不可。當初的奉獻理想，在東部安身立命的渴望，都破滅了。**

**有時，他站在高樓上的宿舍窗台，腦中不斷想像著就此飛去，「甚至幾乎感受到肉體觸及地面水泥的感覺，」他在書中如此形容自毀的意念。**

**就在這段掙扎中間，父親去世了。場景回到墨爾本機場，當時在表妹陪伴下撐了幾天的母親，見到他們姊弟立刻嚎啕大哭。那，他也哭了嗎？**

**和解（35歲後）**

**「不記得了，」他一貫低著頭，慢慢的說，「我們家的小孩經歷這麼多事都很壓抑，要哭，很難吧。」已忘記如何哭泣的家人，在沒有傳統習俗與親族干擾的陌生國度裡，挑骨灰罈、安排火化，在旅館裡進行漫長的談話，話題都圍繞著父親。先講到車禍讓父親變得多疑、暴躁，而後又往回溯，講起曾住過的日本宿舍，每場必看的邵氏電影，以及更早以前的二二八事件。**

**第一次，他聽到母親提起家中的禁忌話題，父親在台中師範就讀時碰上二二八，當時一大半學生都有參與，父親還帶著一袋槍回到竹山，把祖父嚇壞了，叫他立刻把槍丟進溪溝裡。也因為二二八，父親在國小任教始終升不上主任，才有了後來創業的事。「我爸命滿苦的，就是一個悲劇，他的人生可以更好的，可惜一切命運都跟他作對。」面對父親，王浩威以前只想到逃，直到那一刻，他才立體的、公平的，看到了父親的生命。**

**然而，混亂的情緒還在沉澱，療癒尚未開始。**

**父親去世前，他和慈濟醫院的角力讓他沮喪不堪；父親去世，更大的失落感襲來，他藉著忙碌讓自己不要倒下去的「狂躁性防禦」（manic defense）更加嚴重。父親去世半年後，他離開慈濟，在歐洲展開漫長的旅行。**

**再一次，異鄉的抽離，讓他慢慢沉靜下來。**

**夢見死去的父親後，開始書寫療癒**

**在蘇黎世，已經旅行得筋疲力竭的他，有天下午在旅館沉睡時，忽然覺得自己置身小時候的日式宿舍，看到了當時僅三十歲出頭的爸爸，感受到那時的歡樂純真。「那是父親去世後，我第一次夢見他。」原來喪父的情緒還沒有過去，還在潛意識裡處理悲傷。回台後他開始寫《憂鬱的醫師，想飛》，書中大膽揭露自己不為人知的陰暗情緒，療癒就在一個字一個字書寫中，展開了。**

**「你回頭去看，去想，慢慢釐清一些事。」他想起，自己和父親一樣想做番大事業，幸運的是，厄運放過他，讓他成功了。甚至在高醫時，他參加黨外運動，帶同學來台北抗議，主編四份黨外雜誌，父親都看在眼裡。「我們都知道對方會去聽謝長廷演講，雖沒開口邀對方，但心意是相通的。」不只心意相通，就連長相也神似。**

**「理解，就是一種和解。」他說，父親雖然走了，但他覺得自己比任何時候都了解、親近父親，那個一見到父親就繃緊的小孩，已經卸下武裝，放鬆下來了。**

**在那之後，他開始理解「中間地帶」。以前，他對社會的看法是革命式的，什麼事情都怪罪結構；現在是改革式的，知道再怎麼不滿，也只能順著結構去改變，沒有一個可打破的結構，打破了也未必有更好的去取代。**

**處世不再二元對立，更能同理他人**

**他也開始願意和女友分享自己的過去，不再羞恥自己的家庭，也承認自己沒什麼特別。如今，他有一段長達十年的穩定親密關係，並已做好結婚的心理準備。**

**他也變成更理解患者的醫師。如同榮格的觀察，所有原始社會的「醫者」（healer，如巫師），都曾經是「受傷者」（the wounded）。因為曾親身經歷苦楚，在洗滌、消毒、包紮創傷時，也學習到安慰的藝術。以前，他用二元對立看待父母、自己、與周邊的人，「現在的我，可以感覺到每個人的美好，每個人都很棒，能夠活到這個樣子都很不容易。」面對心懷各種困擾的個案，他可站在他們的位置，接受、同理不同樣態的生命，並且由衷欽佩他們的堅韌和努力。**

**截稿前，我們收到王浩威兩封信，一封給父親，一封給17歲的自己。**

**對父親，他寫著：「我想告訴您：放心，一切傷口都已結疤為美麗的圖騰，成為我自己力量的來源。……我將這一切寫下來，在心中默唸，相信在世界另一端的您，一定可以透過風的朗誦，清楚聽到我的聲音：謝謝您！」他也告訴自己，「減少那一切不必要的罪惡感和憤怒。當然，這不太容易，我自己也還在學習……。」**

**透過告白與和解，王浩威找到消失的記憶拼圖，為自己的未來，拼出迥然不同的人生版本。**

**小檔案：王浩威**

**1960年出生於南投，畢業於高雄醫學院醫學系，曾任花蓮慈濟醫院精神科醫師，現為台大醫院精神部兼任主治醫師、心靈工作室負責人。**